



### 纸上游非洲

□尹画



读库出品的《非洲小札》，开本很小，适合碎片化时间阅读，很有点企鹅小黑书的感觉。

作者柳桦，曾外派苏丹两年，因此得以近距离体会苏丹及埃及、贝宁等周边非洲国家的新鲜生活。这几年，因疫情之故，出国旅游成了奢望，那么在阅读中进行一次平面的旅行，不啻是个折中且省时省钱的方法，也能收到他人视角的观察和感悟。

在书里看到一些好玩的习俗，这是阅读国外游记的主要收获，可以当作日后自己出游时的攻略参考。

在苏丹首都喀土穆，随处可见羊群。城里没有那么多草给羊吃，羊就吃放在路边的垃圾，和装垃圾的塑料袋。喀土穆的羊一代代吃着塑料袋活下来。柳桦吃过喀土穆的羊肉后评价不错，吃不出塑料味来。我想如果以后我有机会去喀土穆，也一定要去尝尝当地的羊肉，看看是否能吃出塑料味来。

在苏丹，打响指是一个拉近彼此关系的动作，因为这个动作代表拥戴对方，将对方引为自己的兄弟姐妹，同一个我们在酒吧里打响指招呼店员不是同一个意思。

海明威写过一本在非洲打猎的书，名字叫《非洲的青山》。柳桦说他在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看到了非洲的青山。这个国家公园一向以能够看到狮子、豹子、大象、犀牛、河马这五大兽而著称。司机每一发现五大兽就赶紧带着游客蜂拥而去，因为只有看全了五大兽，司机才有可能得到额外的小费。看起来挣钱在哪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如果将来我去肯尼亚，一定会先补课海明威的《非洲的青山》，我也想去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看看五大兽。

在非洲，当地人常用秋葵与羊肉同煮。秋葵在英语里的意思是“女人的手指”，阿拉伯语则叫它“夫妻豆”。这种吃法我之前没有听说过。眼下正是贴秋膘之时，秋葵与羊肉同煮不必等到出游时去品尝，现在就可以在家效仿试一试。

苏丹市场上有一种叫椰枣的水果。柳桦说买回去吃，像在嚼带甜味的木头，没有什么水分，后来才知道这是不会吃。正确的吃法是把它洗干净，装在塑料袋里密封，等慢慢变成深褐色，这时椰枣就变软了，黏糊糊的，此时吃只会甜，不会涩。想起当年在埃及吃过椰枣，就是深褐色的，原来那是放软的椰枣。

苏丹当地有一种饮料，是用晒干了的紫花煮成的，煮出来的水很红，大家叫它苏丹红。在苏丹，喝茶是要煮的，他们从不泡茶，街头树下，凡是阴凉的地方，都会有一个茶摊。所以，如果像国人用泡茶的方式来泡苏丹红，是不会有那么红的颜色的。

非洲多雨，所以他们喜欢用瓦楞铁皮做房顶。每当太阳落山，屋顶金光一片。一下雨便如同琴键，叮咚作响。这样的描写令人神往，多么富有诗意的非洲屋顶。

因为天气太热，自行车在苏丹不是普及的交通工具，马路上看到的自行车不多，但每辆都令人印象深刻，原因是苏丹的自行车都会做特别装饰，街头有专门从事自行车装饰的小摊儿。比如用五颜六色的塑料条包裹车身，车头安装镜子、喇叭、车铃和车灯，车座用海绵做皮套，还要垂上鲜艳的流苏。还有人在自行车上安装收音机，有人缠满小彩灯，夜里闪闪发光，或者把汽车车标安装在自行车上，比如奥迪自行车，奔驰自行车……这是多有趣的自行车，看得我想立刻飞去苏丹看看个究竟，假如有这样的共享自行车，我一定会刷上一辆骑个半天吧。

苏丹的老爷车也是一景。苏丹的老爷车不是又旧又特别贵的老式轿车，而是老卡车。车帮上涂上了红红绿绿的颜色，装饰从头到尾，车头挂着各种从旧货市场买来的名牌汽车的标志，尾部垂下两块画着风景花鸟的皮革，座椅上蒙着金碧辉煌的织物。柳桦说苏丹人坐在老爷车的驾驶室里听着音乐，白袍飘飘，像皇帝一样满足，让人感到这个民族对生活的热爱和信心。

看完《非洲小札》，总体感觉柳桦的文章挺符合金庸先生关于副刊选稿“五字真言”（短趣近物图）中的“三言”（短趣物）——短：文字应短、简洁，不宜引经据典，不尚咬文嚼字。趣：新奇有趣，轻松活泼。物：即言之有物，内容令人读之有所得。大得小得，均无不可；一无所得，未免差劲。

此外，看《非洲小札》时，我还有一个强烈感受是男性作者和女性作者的关注点大为不同。柳桦写了不少他与非洲蛇、蝎子、蚊子、黄鼠狼、蜈蚣、长剑、军刀等等之间的故事，这是大多数男人的爱好与兴趣，假如换了我去苏丹，估计就不会写这些了。从这点来说，阅读是开阔视野的途径之一，读一些自己不会去留意的话题，感受下他人视角的生活，足不出户就扩充人生的宽度，这就是有所收获。

在书的尾声里，柳桦提到凯伦·布里克森森的《走出非洲》，我曾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，但书籍本身一直想看还未看，假如以后去非洲，一定也要补课看看《走出非洲》。阅读是有延伸效应的。



## 巴金关爱《呼啸山庄》始末

□彭伟

2022年，女翻译家杨苡早已登天人瑞。提及杨苡，读者总会想起她的经典译著——《呼啸山庄》。我与此书，颇有缘分，前后四年，连淘三本：平明出版社出版，1955年6月第1版第1印；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，1980年7月第1版第1印；译林出版社出版，1990年8月第1版，1998年3月第4次印。最后一本附入《〈呼啸山庄〉再版后记》，译者写道：“更想起巴金先生和已经辞世的与我始终缘悭一面、却仰慕已久的汝龙老师。”时隔多年，重出《呼啸山庄》，杨苡为何念念不忘巴金？《雪泥集——巴金书简》（收入60封巴金致杨苡信札）为读者留下雪泥鸿爪。

幸运的60封手示中，巴金首次提及《呼啸山庄》是1945年7月7日，从重庆去函杨苡：

你要译W.H.，我很高兴，这书你译出后，一定要寄给我看。我会设法给你印。你可以驾驭中国文字，你的译笔不会差。你慢慢译吧，我不会使你的努力白费。

《呼啸山庄》英文名为Wuthering Heights，于信中简称“W.H.”。当时受到巴金、沈从文两位先生的鞭策，年轻的杨苡在二女儿出生后，便想“重操旧笔”，打算好好译出《呼啸山庄》。巴金为此高兴，表示帮助出版《呼啸山庄》。他的承诺，能否及时兑现呢？这取决于译文的进度与质量。直到1953年，杨苡才有充裕的时间，翻译《呼啸山庄》。是年7月25日，巴金有信佐证，督促译者认真工作：

你说要译W.H.，我希望你好好地工作，不要马虎虎地搞一下了事，你要是认真地严肃地工作，我相信你可以搞得很好。但已出的两本书都差。

信末两本书，杨苡在笺文中追忆为“都在平明出版”的《俄罗斯性格》和《伟大的时刻》。《俄罗斯性格》印于1953年4月，的确属于平明印书。《伟大的时刻》，直到1957年，才由新文艺出版社首印。倒是苏联短篇小说《永远不会落的太阳》（杨苡译，早在

1951年就由新文艺印行。巴金认为《永远不会落的太阳》《俄罗斯性格》译文不佳，所以提醒杨苡态度决定一切，要认真严肃地译好《呼啸山庄》。从译著的选材到出版审阅，巴金先生也十分关注，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：

我去北京，临行前见到你给汝龙信，顺便写几句答复。《咆哮山庄》稿将来由平明转给新文艺审阅，接受与否则由新文艺决定。不过据我看新文艺大概会接受的。新的批评W.H.的文章可以附进去。其他的应俟新文艺直接写信时复信接洽。诗不必附入，我想新文艺不会同意的。这不是在出全集。这些事汝龙不能决定，我也不能决定。新文艺有它自己的编辑方针，不受平明任何拘束。

《咆哮山庄》（梁实秋译本），就是《呼啸山庄》。梁译本先出，所以巴金称为《咆哮山庄》。《雪泥集——巴金书简》记录，此札写于1958年某月30日。《呼啸山庄》初版时，文字部分，除去正文，仅仅附录《关于艾米莉·勃朗特》（摘自苏联《大百科全书》），未见任何诗作、评论作品。只是此书初印于1955年6月，出版社是平明，不是新文艺。同年12月，平明出版社向巴金公开发函：“我社呈请公私合营，业经上级批准，自本年12月1日起并入新文艺出版社。”（周立民《巴金与平明出版社》）查找出版实物，笔者也未曾发现新文艺版本的《呼啸山庄》。此札应当写于1954年下半年，或者1955年上半年（不是1958年），巴金已知出版社合并事宜，因而告知杨苡。他明确不会干涉新文艺的出版方针，但是估计新文艺会接受译稿。不知何故，最终还是平明抢先印行了《呼啸山庄》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巴金又多次谈到《呼啸山庄》。他在1979年1月19日复函杨苡：

我赞成你早日把《呼啸山庄》交给江苏人民出版社。一本名著有两种译本是可以的，不能因为一家出版社不要你的译本，就给判处死刑。《呼啸山

庄》中译本我只有一册，送给你吧。

杨苡觉得《呼啸山庄》绝版多年，经过考量，便想请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印此书。译文社后来选定方平的译本。巴金鼓励她尽快联系江苏人民出版社，又将自己收藏的平明本《呼啸山庄》寄赠杨苡，以便再版。是年底，此书即将付印。12月5日，巴金回复杨苡：

等着读你的《山庄》，多写一点，或多译一点，也好。

月末28日，巴金已经重阅《呼啸山庄》，回函译者：

《呼啸山庄》印得差一点，可惜。不过印出来了总比不印好。

江苏人民出版社《呼啸山庄》的版权页上，标明1980年7月，比实际印出时间稍晚数月。此版《呼啸山庄》分为精装本与平装本。巴老所见当是平装本，所以感觉“印得差一点”。平装本印数高达35万册，笔者所存精装本仅印8000册，封面为硬板，书脊为布面，装帧考究，印刷精美。杨苡似乎一直没有忘记多年前巴金的忠告，《呼啸山庄》有别于《艾米莉·勃朗特全集》。此版《呼啸山庄》也未曾录有诗作和论文，杨苡只是在《译后记》中，巧妙地引用少许艾米莉的诗作，及毛姆诸家的评论片段，以便年轻读者更好地了解著者与《呼啸山庄》。

前后30余年，巴金始终如一地关爱着《呼啸山庄》。出于对巴金的崇敬，对《呼啸山庄》的喜爱，2017年9月，笔者托如皋同乡蒋老师，恳请杨先生为两册《呼啸山庄》签名留念。她欣然应诺，分别写道“彭伟文友藏书”“彭伟文友存书”。听闻杨先生一直爱护年轻读者，正如巴金对她的关爱，也成为《呼啸山庄》中一段美丽的画外音。



## 子夏：从儒家到法家的华丽转身

——读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札记

□汪微



温县子夏公园

在司马迁的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及“三家注”（裴骃集解、司马贞索隐、张守节正义）中，大量引用《论语》原文来说事，在人物传记中读到这些引文，会有一种格外亲切的感觉，相较于单纯读《论语》，在理解的广度和深度上不可同日而语。《仲尼弟子列传》中提到的“孔门十哲”，其划分也是完全来自《论语》的记载。“孔门十哲”分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四科，其中位列“文学科”的子夏，我特别喜欢。

事实上孔子打心眼里最喜欢的学生，除了颜回就数子夏了。其他学生，比如子路、冉有、子贡、闵子骞等，孔子也很喜欢，但毕竟他们缺点较多，有的还存在致命弱点。子夏就不一样了，学问算不上顶尖，但几乎找不到缺点，堪称完人。性格温文尔雅又勇气可嘉，智商高，情商更高，忠实践行着老师的教导，把孔子最看重的“仁”和“好学”都做到了极致。

说子夏堪称完美，首先体现在他的“仁”。世人常把“仁”和“义”并称，认为仁义是考量一个人是否善良的首要标准。我觉得最能体现子夏之仁的事情，是他的儿子死后，他哭得很伤心，把眼睛都哭瞎了。虽说父子天性，但一般做父亲的恐难做到这种程度。说子夏好学，事例很多。孔子曾说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这位比自己年长44岁的老师终身好学，子夏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平时钻研学问，绝不满足于一知半解，而是要真正地融会贯通。子夏有一句名言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”，尤能体现出他终身好学的本色，意谓人这一辈子不能停止学习，不管是做官还是参加什么工作实践，稍有余力就应当学习，学习与实践相辅相成，永无休止。

在孔子眼中，这个学生有着超常的悟性，有时候发表的见解甚至很出乎自己的意料。孔子是不轻易表扬学生的，有一次竟然当着众多学生的面，给予夏点了个大大的“赞”，这让子夏一辈子都感到特别自豪。事情是这样的：子夏向孔子请教《诗经》中的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”是什么意思，孔子答曰“绘事后素”，就是说绘画要先把他其他色彩都上全了，最后才上白色，这样会收到鲜艳夺目的效果。没想到子夏的悟性比老师还高，他的回答是：“礼后乎？”这是以绘画要领来类比学礼的最高境界，意谓礼作

为儒家极为推崇的情感仪式，是不是建立在人们诸多复杂的心理感受之后呢？显然是突破了一般人对“礼”的理解，认为礼并非五彩纷呈而是类似于白色，它本身并不会对任何人施加什么条条框框的禁锢，人性原本向善，只有发自内心的自觉接受仪礼，使社会更趋和谐，才是学礼用礼的最佳方式。孔子最喜欢的就是能把思维方式做到由此及彼、一以贯之的学生，听了子夏的回答后大喜过望：“起予者商也，始可以言《诗》已矣。”能给我启发最大的就是你卜商（子夏姓卜名商，字子夏）了，看样子真正够资格跟我研讨《诗经》的只有你呀！能得到老师这样的评价，子夏一生夫复何求！

据《仲尼弟子列传》记载，“孔子既没，子夏居西河教授”，孔子去世后，子夏在魏国的西河地区开创了一个被称为“西河儒学”的学派，这个学派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派并发扬光大，有所创新，对魏国的政治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子夏定居西河之初年方28岁，已经成了魏文侯的老师，魏文侯是“三家分晋”之后魏国很有作为的开国君主。在魏文侯的带动下，子夏身边聚集了大量的弟子，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为经世致用的风云人物。子夏在同魏文侯探讨礼乐时，提出革故鼎新的政治主张，并打了一个比方，说听到不同的音乐就会想到不同类型的臣下。如听到钟声就想起朝中的武官，听到磬声就思念封疆大吏，听到琴瑟之音就念及忠义文臣，听到鼓声就好像看到前方带兵打仗的将帅。一曲优美和谐的乐曲就类似于君主同满朝文武的协调一致，共谋大业。后来魏文侯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实施变法改革，

使魏国迅速走向富强，子夏的言传身教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。

子夏在晚年的教学实践中，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家学者，他清醒地认识到，自己的老师——辈子紧抱儒家理想，知其不可而为之，周游列国十多年，终不能实现美好的理想，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所以为了能更加顺利地融入社会，适应历史潮流的发展，他重新设计了务实的人生，把自己打造成从儒家到法家的过渡性人物，完成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华丽转身。在此过程中，子夏的基本思想出现了许多来源于儒家又超越于儒家的内容，他的弟子与其说是儒家的正统传人，不如说是法家或兵家的代表人物，试举两例：吴起，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一生以其卓越的军事才华在鲁、魏、楚等国大显神威，与孙子并称“孙吴”；李悝，战国初期魏国著名政治家，法家泰斗，魏文侯最为倚重的卿相，为魏国制定成熟的新法典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专家……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不仅对整个战国时期的历史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，甚至在不太遥远的未来直接呼唤出秦始皇嬴政，运用法家和兵家的韬略，完成了中国的首次大一统。

不管怎么说，作为孔子高足的子夏，以儒家开场，以法家谢幕，有继承，也有发展，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他的老师更成功。子夏劳碌一生，却享年107岁，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，他的老师早就说过，“仁者寿”。



### 新书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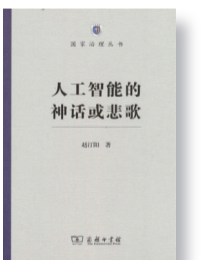
#### 《北京城的生命印记》侯仁之 三联书店

侯仁之从交通区位、水系分布、地理环境的角度，首次系统地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、形成、发展、城址转移的全过程，分析了古代北京城平面设计思想的特点以及城市形态与地形地貌、河湖水系之间的密切关系，提出现代北京城市建设中如何继承和保护古都风貌的基本原则。



#### 《字说中国》陈文波 上海古籍出版社

全书通过300多个古汉字的详细解说，介绍了古代的天文、地理、家庭、祭祀、战争、农业、工业、人文等，勾勒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古代生活图谱。作者每介绍一个汉字时，注重从甲骨文、金文等，再到现在的楷书的演变，详述源流，深入浅出。



#### 《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》赵汀阳 商务印书馆

本书是科技哲学文集，多数是关于人工智能问题的，也涉及基因编辑，还有一篇讨论“宇宙社会学”——刘慈欣设想的一个存在于科幻中的理论，虽然不是被承认的学科，但包含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书稿探讨了现代人工智能的区分、本质、危险、可能的解决办法等问题。



#### 《大医·破晓篇》马伯庸 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一个在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，一个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的广东少年，一个不肯安享富贵的上海少女——这三个出身、性格、际遇各不相同的年轻人，在一九一〇年这个关键节点，同时踏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，开始了他们纠葛一生的医海生涯。